

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制胜密码

■ 孙克楠

1945年8月15日,不可一世、罪行累累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战败投降。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,既是正义对邪恶、光明对黑暗、文明对野蛮的胜利,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、浴火涅槃的伟大胜利。这一胜利,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积极进取、不断创新的战争实践中赢得的。

战略级别的游击战争。抗日战争中,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适应全新战争环境,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,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创举。毛泽东深刻指出,“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,而是大规模的”“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,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”。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主动地、灵活地、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、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6条基本方针。周恩来形象地阐释,“敌人企图速决,我们就以持久。敌人欲歼我主力,我们就分散而消耗它。敌人只能正规战,我们就发动游击战困它。敌人占领我点线,我们就以面来包围它”。在游击战战略思想指导下,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战略总后方,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东北抗日联军深入敌后,先后创建晋察冀、晋冀豫、山东、苏南、皖中等一大批抗日根据地,牵制、消耗大量日伪军。

灵活多样的战术战法。面对凶残的日军,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险、不畏难、不蛮干,坚持“你打你的、我打我的”“消灭敌人、保存自己”等作战原则,在战争中学习战争、于战斗中创新战法,探索出山地游击战、平原游击战等因地制宜的灵活战法,创造出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等战斗形式,极大地弥补了武器装备的劣势和物质条件的不足,掌握了以弱胜强的制胜密码。如麻雀战,最早起源于1937年11月太行山区八路军的游击实践。当时,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主力,八路军第129师第771团2营以4个班实施正面防御,



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战斗形式

其余大部分兵力化整为零,以班为单位分散部署,利用山区地形机动阻击,以极少伤亡大量杀伤敌人,迫使日军放弃进攻。刘伯承形象地称之为“麻雀战”,号召太行军民“来个麻雀满天飞”。在太行抗日根据地,千千万万个游击小组如麻雀般无处不在,打击敌人,今日军疲于应付,吃尽苦头。人民军队的战术战法,正是在这种战争实践中丰富发展完善起来的。

兵民一体的作战机制。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战争思想的成熟期。毛泽东深刻指出,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“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,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,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,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”。在人民战争理论的指导下,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制定全面抗战路线,动员、组织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全民族抗战,建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的

“三结合”的武装力量体制,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整体威力。八路军走到哪里,群众工作就做到哪里,哪里群众就被发动和组织起来。新四军在华中敌后,“用铁的事实从各方面说服了淳朴的农民,使得沉寂很久的苏北农村开始传来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呼声。广大的农民是组织起来了、武装起来了,一队一队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”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在《日本军国主义》一书中指出,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,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。正确地说,败给了中国人民。”

凝聚人心的政治工作。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动摇与退步,面对敌伪顽我大牙交错的斗争格局,要想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、实现民族独立,就必须建设一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。在抗日战争中,我党自始至终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。1937年中央军委颁发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明确强调,

“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,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,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奋斗,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。”1938年,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:“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,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,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。”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宗旨的贯彻落实,党中央和毛泽东把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新的高度,提出“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”的思想,这正是今天解放军政治工作生命线的历史由来。毛泽东还概括提出我军政治工作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三大基本原则,开展延安整风和整军运动,指导形成著名的政治工作文献《论政治报告》,丰富和完善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理论,推动我军政治工作从经验型向体系型升级完善,为党打造一支打不垮、压不倒、拖不散的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保证。1942年,当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时,共产党员们把战场上“冲锋在前、退却在后”的精神,变成“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”的实际行动,无声的模范带头作用和有声的政治工作,教育和感动了广大群众,齐心协力挺过了抗战最艰难的时期。正如朱德总司令在《论解放区战场》军事报告中指出的那样,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有民族的、人民的、民主的三大特点。它的战斗力,它的不可战胜,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”。(作者单位为空降兵训练基地教研部)



原典

反客为主,字面意思是客人反过来成为主人,比喻变被动为主动。在《三十六计》中,该计原文为,“乘隙插足,扼其主机,渐之进也”。该计既可用于控制盟友军队,取而代之,也可用于争取战争主动权,击败敌方。在施用于盟友时,该计强调要想办法钻空子,控制盟友的首脑机关要害,抓住有利时机,兼并或者控制盟友的军队。而实际上,该计多用于与敌方的斗争中,强调在己方不具有主动权的情况下,循序渐进地争取战场主动权,变被动为主动,赢得胜利。

古代战例

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,是春秋时期晋、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的一次战略决战。战争前期,楚国不仅攻掠晋国盟友宋国的大部分土地,还一度威胁宋都商丘。宋国向晋国求援,晋文公一面安抚宋使,一面积极拉拢隔岸观火的齐国和秦国与晋国结盟。

楚成王见形势不妙,意欲撤军。但楚军主帅子玉认为,楚军在人数和质量上均优于对手,且已取得战场主动,坚持率军向晋都城陶丘逼近,与晋军决战。晋文公为避敌锋芒,争取在有利于己方的地形上与楚军决战,命部队“退避三舍”,后撤九十里。子玉未能识破晋文公计谋,率军深入敌境,两军在晋国预设战场——城濮决战,最终晋军完胜,奠定其称霸中原的基础。

现代战例

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,美英联军从3月20日起,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。虽是异国作战,但美英联军依靠强大的信息网络支撑和情报侦察能力,完全掌握战场主动,从开战之初就实现反客为主。

一方面,为实现战场单方面透明,美英联军几乎动用全部信息作战武器,干扰伊军指挥通信,并通过十余颗侦察

卫星对伊拉克战场进行实时监控,随时调控兵力部署。

另一方面,美英联军积极营造舆论优势,通过各种传播媒体,向全世界实时发布战场信息,大打“新闻战”。面对海量舆论信息,伊拉克军民难辨真假,抵抗意志被不断削弱,甚至出现建制部队缴械投降的情况,使美英联军获得主动权。

计谋分析

虽都是“反客为主”,但在城濮之战和伊拉克战争中,胜利一方争取主动权的方法却不同。纵观晋楚城濮之战全过程,晋文公通过“伐交”“伐谋”“伐兵”3种方式,实现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。

一是“伐交”,通过化敌为友实现“一箭三雕”。楚军进攻宋国让晋文公进退两难;不出兵援宋就是失信,出兵援宋必然会有损自己诱楚援晋的战略。通过商谈,晋文公决定将已夺取的曹、卫两国部分领土赠予宋国,坚定宋国盟誓抗楚决心。然后,由晋国出面协助宋国向齐、秦两国赠送礼物示好,请齐、秦两国助。这样,不仅宋国不会数大幅增加,多采用鱼雷攻击的方式。德军交战规则的改变更令Q船作战效果大降降低。从1917年2月到一战结束,只有3艘德国潜艇被Q船击沉,有多达23艘Q船被击沉。

二是“伐谋”,通过“退避三舍”实现诱敌深入。晋文公的“退避三舍”其实是一套军政结合的“组合拳”。晋文公早年流亡期间,曾受楚国优待,“退避三舍”在政治上树立晋文公不忘旧恩的正面形象,赢得在道义、伦理和舆论上的支持。在军事上,晋军后撤到宽大战地地域,使晋军可以从容对齐、秦、宋三国军队集结,进行联合作战。同时,在晋军熟悉的城濮战场决战,可以优先占据有利地形、以逸待劳,占据战场主动。

三是“伐兵”,通过击败敌助实现各个击破。晋军在城濮驻扎后,齐、秦、宋等国援军也陆续抵达。楚军虽已是疲惫之师,但楚军将士大多身经百战,战斗力仍不容小觑。决战当天,晋文公针对楚军布阵中间强、两边弱的特点,命战车部队突袭楚军最弱的右翼,一举将

其击溃。紧接着,晋军又采取“示形动敌”的方法,在楚军左翼佯装败退,诱使敌孤军深入,分割围歼楚军。

在现代战争条件下,“反客为主”之计也有新的运用。伊拉克战争中,美英联军虽远离本土作战,却能够在战场上实现反客为主,主要得益于其信息战能力。

一是强大的信息系统,使战场态势非对称。战前,美军就构建多维一体、功能强大的信息网络,奠定胜利基础。比如在情报信息侦察方面,美军依靠太空卫星、飞机等,构成立体、持续的情报侦察预警体系,确保战场信息的获得和传递。而伊军不仅情报获取几乎为零,连指挥通信网络都被干扰瘫痪,完全处于下风。

二是拨开战场迷雾,为地面部队扫清障碍。美英联军的侦察监视系统,使得伊拉克战场对美英联军来说几乎是单向透明。美军以整建制师为单元,长驱直入进逼伊首都巴格达。美军的侦察监视系统将战场的地形、气象、敌军部署等情况明确告知地面部队指挥官,让突入伊拉克腹地的机械化部队丝毫没有“做客”的感觉。

三是依托信息优势,展开精确打击与一体化行动。伊拉克战争打响前,美军已拥有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地表信息和数字图像,大大提高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精度。伊拉克战争中,美英联军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,对伊境内重要目标基本实现“发现即摧毁”。此外,美军还使用多个兵种,开展多样化行动,各个行动在总体上互相配合、信息共享、长短互补,大大提升了攻击效率。



Q船的外表非常像一艘普通商船

独特的反潜武器 Q 船

■ 单 魁 丁文韬

微历史

坦克和海军

坦克一面世就成为“陆战之王”,然而“陆战之王”的起源却与海军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坦克诞生于一战期间,得到时任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·丘吉尔的大力支持。丘吉尔建立了一个名为“陆地战委员会”的组织,专门研究坦克。

因英国陆军此时对坦克还不感兴趣,所以该委员会的成员多为海军军官和工程师。如委员会主席,时任皇家海军造船局局长的尤斯塔斯·坦尼森·英考特爵士就是一位军舰设计师,设计过战列巡洋舰“胡德”号和战列舰“纳尔逊”号等著名军舰。而最早的坦克,正是出自这批海军军人和舰艇工程师之手。

“为什么不呢?”号

法国国防部海军分部海洋水文署拥有一艘综合水文研究舰,其舰名非常奇怪,名为“Pourquoi Pas?”,中文意思是“为什么不呢?”。这艘综合水文研究舰,不是法国海军唯一一艘叫“为什么不呢?”的舰艇。

一切还要从法国19世纪的一位名为让·巴蒂斯特·夏科的著名探险家说起。夏科从医学院毕业后成为法国陆军的一名军医,但探险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。从陆军退役后,夏科买了一艘帆船跑运输,生意渐渐有起色,手里的小船也换成大船,成为受法国救济院资助的医院船。船员们常问夏科,为何从一名医生变成了船长?夏科总是回答:“为什么不呢?”“水手们之后就称这艘医院船称之为‘为什么不呢?’号”。

后来,夏科开始承接法国海军的北极探险任务。法国海军将一艘铁壳帆船奖励给夏科,为纪念那些一同工作的水手,夏科将这艘帆船命名为“为什么不呢?”号。1936年,夏科乘坐“为什么不呢?”号在考察途中遭遇风暴,消失在大洋之中。为纪念夏科,2002年法国将新建的综合水文研究舰命名为“为什么不呢?”号。

(乌 沃)